

詩三百篇“寤寐思服”試解

中國臺灣 竺家寧

一、前 言

在孔子的教育理想中，非常重視《詩經》的研究和它的社會功能。他曾經親手整理過《詩經》^①，認為詩是“溫柔敦厚”之教^②，並以之作爲傳授門弟子的主要課程^③。孔子還一再的叮嚀自己的兒子要好好讀《詩經》，說“不學詩，無以言”^④，又說“人而不爲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”^⑤。在《論語》中，到處都可以看到孔子討論《詩經》的記載，例如《爲政》篇：

子曰：“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”

《泰伯》篇：

子曰：“師摯之始，闕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。”

子曰：“興與詩，立于禮，成于樂。”

《陽貨》篇：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學夫詩。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。”

《子路》篇：

子曰：“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于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。”

《八佾》篇：

子曰：“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”

子夏問曰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”子曰：“繪事後素。”曰：“禮後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”

《子罕》篇：

子曰：“吾自衛反于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”

《學而》篇：

……子貢曰：“詩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謂與？”子曰：“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”

由此可見，談孔子思想，不能不對《詩經》有所了解。特別是作爲《詩經》之首的《關雎》篇，上面就兩度提到它。今天稍微接觸過古籍的人，對《關雎》篇的文句也多能琅琅上口，耳熟能詳。可是每讀到“寤寐思服”一句，到底應如何解釋，却異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本文即針對此句作一分析，提出個人的看法，以就教于學者。

二、前人的見解

我們先把《關雎》第二章的原文摘錄如下：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
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

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
這首詩歸之于“興”體的戀愛詩，是毫無疑問的。其中“寤寐思服”在意義上解為“日夜思量，朝夕念之”也是沒有問題的，問題在“思服”兩字上，自古就沒把它說清楚，後來從事譯注的人，不是把古人交代不清的注文照抄一遍，就是避重就輕的略去不講，沒有人針對它加以深入的追究和分析。

我們先看看古人的注。三家詩中的魯說曰：“服，事也”^①，《毛傳》却說：“服，思之也。”兩家的看法完全不同。《鄭箋》採用了魯說，用“事也”來解釋“服”，着眼于意義的引申。並進一步解釋說：“求賢女而不得，覺寐則思己職事，當誰與共之乎。”王先謙《三家義集疏》又依鄭說加以發揮：“服，事也者，釋詁文。……思服者，思得此賢妃以和衆妾之事。”這種說法完全是受了《詩序》的影響，《詩序》把《詩經》變成一部政治教化的書，重在美刺，其中不乏附會史實之處。《關雎》篇的序把這篇說成“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”，照這樣看，質樸的民謠本色就散失了。而且“服”解作“職事”、“和衆妾之事”既有增文解經之弊，又與上文“求之不得”語意上連貫得不自然。所以，我們認為用引申的方式來說“服”是不妥當的。

有些學者不遵循魯說、《鄭箋》、王先謙的說法，而採用了《毛傳》的說法，把“服”解釋作“思”。例如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引證了《莊子》：“田子方曰：吾服女也甚忘。”郭注：“服者，思存之謂”，而確信“服”有“思”義。他又說：

服亦訓憂，問喪曰：哭泣無時，服勤三年。服勤即憂勤，亦思也。

既然“服”是“思”的意思，那麼“思服”的“思”馬氏就作了另外的解釋，認為是個句中語助詞，他不同意《鄭箋》把“思”字當實詞，作“念”字講。

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的看法和馬氏相同；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

“服，猶懷也”，沒有提到“思”字。

現代的一些注本，對於“思服”二字的處理，不外上面兩種方式。例如黃漢宗《詩經新探》：“服，用也，事也，即服事公務之意；思服，思進賢也”，傅隸樸《詩經毛傳譯解》：“服，勤勞之意”，都是用《鄭箋》的說法。江陰香《詩經譯注》：“服，牽挂在心上”；馬持盈《詩經今注今譯》把“寤寐思服”翻為“睡卧夢寐都在想念她”，都是用《毛傳》、朱熹的說法。

三、“思”字在《詩經》中的用法

在《詩經》裏，“思”字用作語助詞是很普遍的現象，但主要是作句末助詞。例如《漢廣》的“不可求思”、“不可泳思”、“不可方思”，《毛傳》云：“思，辭也”，朱熹也說：“思，語辭也。”其他的例子有：

《小雅·采芣》：今我來思。

《南有嘉魚》：烝然來思、嘉賓式燕又思。

《白駒》：賁然來思、勉爾遁思。

《無羊》：爾羊來思。

《大雅·抑》：神之格思、不可度思、矧可射思。

《周頌·敬之》：天維顯思。

《周頌·賁》：敷時繹思、于繹思。

“思”字也可以作句首語助詞，例如《大雅·文王》：“思皇多士”，《毛傳》云：“思，辭也”，朱子：“思，發語辭”，陳奐：“思，發語之辭”。其他的例子有：

《車牽》：思嬰季女逝兮。

《思齊》：思齊大任、思媚周姜。

《公劉》：思輯用光。

《周頌·載見》：思皇多祐。

《周頌·載芟》：思媚其婦。

《魯頌·駟》：思馬斯臧、思馬斯才、思馬斯作、思馬斯徂。

《魯頌·泮水》：思樂泮水。

“思”字是否可作句中語助詞呢？《商頌·那》有“綏我思成”，《鄭箋》云：“乃安我心，所思而成之”，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更進一步說明：

《禮記》曰：齊之日，思其居處，思其笑語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樂，思其所嗜，齊三日，乃見其所爲。齊者祭之日入室，僂然必有見乎其位，周旋出戶，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，出戶而聽，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，此之謂思成。

都把“思”字解作祭祀時的一種心理狀態。朱熹《詩集傳》說：“思成，未詳。”陳奐、馬瑞辰則把“思”字看作語中助詞。《商頌·烈祖》的“賚我思成”情況相同。《小雅·桑扈》有“旨酒思柔”，《鄭箋》云：“其飲美酒，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。”《左傳》成公十二年引此句，杜預《集解》云：“君子好禮，飲酒皆思來德。”可知早期的學者不把句中的“思”當作語助詞，到了宋代朱熹才把“旨酒思柔”的“思”看作語助詞。《周頌·絲衣》的“旨酒思柔”情況相同。《大雅·文王有聲》有“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”，《鄭箋》云：“自四方來觀者，皆感化其德，心無不歸服者。”朱子也說：“無思不服，心服也”，至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才把“思”看作語助詞，陳奐從之。竹添光鴻《毛詩會箋》辯云：

無思不服者，說者或以思爲語詞，或不以思爲語詞，以無不服解之，俱非。當解爲無所思而不服，句法與《詩》：靡日不思，《書》：無遠弗届一例。《貞觀政要·

刑法篇》：當今道被華戎，功高宇宙，無思不服，無遠不臻。《漢中士女志》：張騫爲武帝開西域五十三國，令帝無求不得，無思不服，至今方外開通，騫之功也。皆爲確證。無言不酬、無德不報，亦同。

竹添氏以相同結構的句子作了比較研究，證明此處的“思”不是語中助詞。

《周頌·閔予小子》：“于乎皇王，繼序思不忘”，《鄭箋》云：“我繼其緒，思其所行不忘也”，朱子云：“思繼此序而不忘耳。”竹添光鴻云：

繼序猶繼緒。緒，業也。蓋皇考以念皇祖爲孝，予小子亦以思皇考爲孝，皇考未沒，皇祖之序在皇考，皇考既沒，皇考之緒在小子，一序遞傳，身謝之不得者，萃而結于其思，只一思字，杳渺無極。

向來學者都以“思”爲實詞，至王引之、陳奐始認爲句中語助詞。

由以上的討論，我們可以了解“思”字在《詩經》裏普遍用作句首或句末語助詞。不但例證多，而且自《毛傳》開始就確認了這種用法，宋代的朱子、清代的學者也都認爲“思”字可以用作發語詞和語已詞。但是，“思”字出現在句中的情況就不一樣了，一方面例子較少，一方面學者的意見紛歧。而認爲“思”字有句中助詞功能的說法都是後起的。因此，筆者認爲“寤寐思服”的“思”字仍以釋爲實詞較妥。在“思服”一語中，如果“服”字是思，“思”字反而不是思，未免太奇特了一點。

四、“服”字的意義

在“思服”一語中，把“服”字解作“職事”、“和衆妾之事”、“服

事公務”都是用引申義來解釋，前面已討論過這個觀點的不合適。《毛傳》把“服”解釋作“思”，比較合理。換句話說，“思”、“服”二字都是思的意思，它是一個同義複詞。竹添光鴻《毛詩會箋》曾提過這樣的觀念（高本漢《詩經注釋》也有相同的看法），他說：

或疑服亦爲思，思服相連，于義重複，不知《康誥》曰：要囚服念五六日，至于旬時。服即念也，念即思也，服念連文，不嫌複也。

或許有人會懷疑上古是否可能有這樣型式的複詞，固然，複詞的大量產生是近代的事^⑦，上古的語言以單詞為主。但是仍然有少數的複詞，特別是聯合式合義複詞^⑧散見于古籍中，例如見于《尚書》者：

《堯典》：百姓“昭明”、“協和”萬邦。

《五子之歌》：聖有“謨訓”、乃底“滅亡”。

《胤徵》：“昏迷”于天象。

《大禹謨》：罔失“法度”、四海“困窮”。

《湯誥》上天“孚佑”下民。

《洪範》：三曰“康寧”。

《太甲上》：罔不“祇敬”。

《呂刑》：“皇帝”清問下民、罔有“馨香”德。

《無逸》：不知“稼穡”之“艱難”。

《費誓》：踰“垣牆”。

見于《詩經》者：

《檜風·素冠》、《召南·草蟲》：我心“傷悲”。

《小雅·蓼莪》：生我“劬勞”、生我“勞瘁”。

《王風·中谷》：有女“仳離”。（《說文》：仳，別也）

《召南·采芣》：薄言“還歸”。

《邶風·靜女》：“說懌”女美。

《小雅·頍弁》：庶幾“說懌”。

“思服”的結構和詞性正和上面的“傷悲”、“還歸”相同。

接着的問題是：“服”如何會有“思”義呢？考之《說文》：“服，用也。一曰車右駢所以舟旋，從舟艮聲。”從造字上看，和“思”義無關。如果從語言上看，“服”和“悃”、“腦”是同一個詞彙。

“服”爲段玉裁古韻第一部的入聲。也就是“之部”的入聲。夏忻《詩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說》：“服，古扶逼切”，在《關雎》詩中，和“得”（夏忻：古丁力切）、“側”（夏忻：古笛入聲）押韻。“服”字的上古念法是[b' p' juək]。到了中古入屋韻。

“悃”字中古爲職韻，上古也是之部入聲，音[p' juək]，和“服”字音近。上古典籍用字往往不講究非同哪個字不可，只要音近，常可替換使用。所以，《毛傳》之釋“服”爲“思”，實際上它的本字就是“悃”。

“悃”字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云：“誠志也，從心冎聲。《後漢·馮衍傳顯志賦》：心悃憶而紛紜。注：猶鬱結也，亦疊韻連語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‘悃，拍逼切，又弼力切。《前漢書·劉向傳》：發憤悃悃。’這裏的‘悃’正是‘誠志’之義。《廣韻》職韻另有‘腦’字，符逼切。並云：‘腦臆，意不泄也。’‘腦臆’就是《後漢書》的‘悃憶’。‘悃’和‘腦’的意思完全相同，都有‘思念鬱結’的含意。因此‘悃’、‘腦’是同源詞，‘思服’的‘服’是通假字，它的本字是‘悃’。‘服’、‘悃’在語言上所代表的是同一個詞彙^⑨，在上古時代，它們的發音也極爲近似。

五、結 論

我國古代典籍的研究上，向有所謂漢學、宋學的壁壘，前者

重考據訓詁，反對的人認為是支離破碎之學；後者重微言義理，反對者認為空疏無本。實際兩者皆不可偏廢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叙·經部》云：“……要其歸宿，則不過漢學、宋學兩家，互為勝負。夫漢學具有根柢，講學者以淺陋輕之，不足服漢儒也。宋學具有精微，讀書者以空疏薄之，亦不足服宋儒也。消融門戶之見，而各取所長，則私心祛而公理出，公理出而經義明矣。”

先儒的思想、古代的文化，必須透過古籍的閱讀才能充分掌握；讀懂古書，又必須要有堅實的語言文字根底，否則所發揮的義理只是自己的義理，而不是先儒的義理，所闡述的哲學思想只是自己的哲學思想，未必是孔子、孟子的哲學思想。基于此，本文選擇了另外一個途徑——漢學的方式而非宋學的方式——來考究儒家經典的一個小問題——《詩經·關雎篇》中的“寤寐思服”。特別是“思服”二字的表義結構，歷來學者看法既不一致，也無人針對之深入探討。

由本文的論證，獲得兩個主要的結論：第一，“思服”屬聯合式合義複詞（也有人稱為同義複詞），兩字都是“思念”的意思，“思”字並非句中語助詞⁹。第二，“服”字的本字是“𦣻”，在《詩經》時代二字是音近的，它們具有通假的關係，因此，《毛傳》之以“服”為“思”是正確的，《鄭箋》以引申的關係釋“服”並不妥當。

本文論證的過程和引證的材料也許還有一些疏漏的地方，尚祈學界先進不吝賜教，提出指正。

注：

- ①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禮義。”有些學者認為，孔子未必刪過詩，而是整理編纂。
- ② 《禮記·經解》：“孔子曰：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為人也溫柔敦

厚，詩教也。”

- ③ 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。”
- ④ 《論語·季氏》：“陳亢問于伯魚曰：子亦有異聞乎？對曰：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學詩乎？對曰：未也。曰：不學詩，無以言也。鯉退而學詩。”
- ⑤ 《論語·陽貨》：“子謂伯魚曰：汝為周南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”
- ⑥ 參考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王先謙撰，世界書局印行。
- ⑦ 複詞的大量衍生和語音的簡化有密切的關係。到了中古後期（大約宋代），四十一紐（依黃侃）變成了三十六字母；《韻鏡》的四十三轉變成了《四聲等子》的十六攝；韻書則由 206 韻變成了 106 的平水韻。于是同音字大量增加了，原有的語音區別消失了，轉而由複音節詞取代原有的辨義功能。
- ⑧ 此採用許世瑛先生《中國文法講話》的名稱，凡兩個詞以平行關係聯合起來，成為一個複詞，表示一個意義的叫做“聯合式合義複詞”，如“身體”、“宮室”、“養育”皆是。凡兩個詞連成複詞，其中一是主體，另一為附加成分，用以修飾主體的，叫做“組合式合義複詞”，如“火車”、“飛機”、“大門”。
- ⑨ “𦣻”字《說文》就有，“腦”字到《廣韻》才出現，二者字形雖變，在語文上是同一詞，它們具有相同的聲符，相同的音義。
- ⑩ 這個觀點和高本漢《詩經注釋》不謀而合，高氏也認為“思服”為一複合詞，並引《尚書·康誥》：“服念五六日”為證。程俊英《詩經譯注》（宏業書局）同，但他們都沒有解釋“服”何以能作“思念”解。

[參考書目]

- ① 《毛詩鄭箋》，臺北新興書局版。
- ② 竹添光鴻：《毛詩會箋》，臺灣大通書局印行。
- ③ 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臺北廣文書局版。
- ④ 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，臺北廣文書局版。

- ⑤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臺灣中華書局版。
- ⑥ 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臺北世界書局版。
- ⑦ 王引之：《經傳釋詞》，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版。
- ⑧ 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（十三經注疏本），臺北藝文印書館版。
- ⑨ 段玉裁：《六書音韻表》（收入《說文解字注》），臺北藝文印書館版。
- ⑩ 夏忻：《詩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說》，臺北廣文書局版。
- ⑪ 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臺北世界書局版。
- ⑫ 《康熙字典》，啓明書局，臺北。
- ⑬ 《廣韻》，臺北廣文書局版；《韻鏡》、《四聲等子》（收入《等韻名著五種》），臺北泰順書局版。
- ⑭ 《四庫提要》，臺北藝文印書館版。
- ⑮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臺北鼎文書局版。

孔子誕辰2540周年
紀念與學術討論會
論文集



中國孔子基金會編

上海三聯書店

(滬)新登字 117 號

責任編輯 王有爲
封面設計 桑吉芳

孔子誕辰 2540 周年
紀念與學術討論集

中國孔子基金會 編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
上海紹興路 5 號

生活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上海市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
中美弗士特文通電腦公司印刷部排版
1992 年 5 月第 1 版
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開本：850×1168 1/32
印張：86 插頁：15 字數：2180000
印數：1—1000

ISBN 7-5426-0514-3/G·81

定價：(上、中、下)160.00 元